

苗族牛崇拜文化论

罗义群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苗族牛崇拜文化论/罗义群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8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8辑/陈星主编)

ISBN 7-5034-1679-3

I. 苗… II. 罗… III. 苗族—牛—圣物崇拜—宗教文化—研究—中国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6952 号

苗族牛崇拜文化论

责任编辑:杨玉文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09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8.5

字 数:236 千字

印 数:1000 册

版 次: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26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总序

张立文

近代以来，西学潮水般地涌进，激烈冲击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适应于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精英们纷纷吸纳西学。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交往和碰撞，是促使学术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动力。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现代转变。

中国学术文化在学习、接纳、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按西学的学科门类别类，以现在话语说便是与世界学术文化接轨。接轨意蕴着痛苦的冲突和融合：一是要转变传统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价值观念、评价标准，以适应西学的需要；二是要肢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整体，选出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而叙述之，不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则抛弃之；三是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演化为被动的、受制于人的发展演化；四是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照着西方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讲。在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中，有得必有失，有收获也必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如何得多失少，收多损少，这便大有讲究。主张学术文化“全盘西化”者，“一边倒”学苏联者，则得少失多；学术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则失少得少，两者在得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如何得多失少?应选择融突而和合转生的方式。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文化,在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冲突,展开了“沙门敬不敬王”、“神灭不灭”、“因果有无报应”、以及“空有”、“夷夏”、“化胡”等辩论。到唐韩愈主张对佛教文化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拒斥方法,而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出入佛道。柳氏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为什么不斥佛时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②柳宗元在当时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一是以平等、同情的立场和视角看待三教,不扬此薄彼,或尊彼卑此;二是出入儒、释、道三教,才能深入各家学术思想的堂奥,既悉其本真,又知其长短;三是在出入儒、释、道之中,明三教冲突之所在,才能悉三教融合的关键。在这里冲突也是一种融合的方式,所以不能排斥冲突,而应融合冲突;四是吾所取于佛、道者,与《易》、《论语》合。换言之,柳宗元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发,以《易》、《论语》为“取”的标准,不是以佛、道为“取”的标准,即取佛、道以合于《易》、《论语》,而不是相反,从而在“统合儒释”中发展中国学术文化。

韩、柳两人对待外来学术文化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态度及其“取”法,对后世宋明学术文化影响巨大。宋初一派以“夷夏”、“费财”之辩拒斥佛教;另一派出入佛道,无论是张载、二程,还是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累年尽究佛、老之说,而后反求诸《六经》,终于在儒、释、道三教融突中和合转生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学术发展的历史说明,粗暴的批判,取缔的暴力,激烈的拒斥,并不能消除一种思想、学说、理念对于人的思维、心灵的渗透和影响。韩愈主张对佛教采取强制僧侣还俗,焚毁经卷,没收庙产的做法,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传播和发展。在唐代,绝大部分第一流知识精英与佛、道有很好的交往,以至相信佛、道,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宗教家,而没有造就伟大的儒学哲学家。伟大的儒

①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Ⅱ,《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2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674页。

学哲学家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统合儒、释、道三教之学者，宋明理学家沿着融合儒、释、道三教道路，出入佛老，反诸《四书》，和合转生，而开出理学的新学风、新思维、新理论。

在当今中、西、马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境下，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清算了极左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春天，营造了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大胆探索，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既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中、西、马学术文化的冲突、融合，而喷发出智慧之光，中华学术文化在吸纳西、马学术文化中，和合转生为新的学术文化；西、马学术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中国化的西、马学术文化。中、西、马学术文化融突和合，生生不息。

无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和合转生，还是西、马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都应从创新出发，立足于创新，落实于创新，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硬道理。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里所说的“三个解放”，就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的“三个创新”，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氛围。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华学术的这“三个创新”，建构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便是从这“三个创新”契入，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他们各自从教育学、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语言学、科学等多视角、多层面探索问题。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接触各种

学术文化中的深层问题,提出种种化解之道。既有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继承和新诠释,又有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和新诠释。在融突“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中,尊重知识,尊重人品,尊重人才,尊重创新,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那末实现“三个创新”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是为序。

2004. 4. 6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序

刘守华

罗义群先生的《苗族牛崇拜文化论》即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我有幸作为它的第一个读者，被它所展示的苗族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以及有关文化人类学的丰富知识所深深吸引，便先将自己的一点读后感写出来作为此书的引言。

此书是关于苗族牛文化的一部专论。而对牛的崇拜与亲和，实际上是遍及全人类的一种普泛文化现象，这是因为人类的脚步迈进工业文明时代十分短暂，在农业文明时代却渡过了漫长的岁月，而牛就是人类从事农耕的最重要的助手和伴侣。这种情形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尤为明显。中国学人热衷于龙文化、虎文化的研究，已积累了一批为众人所赏识的学术成果。我以为就历史积淀之丰厚和渗透力之强劲而言，它们却远远不及牛文化。仅就我随手翻检所及，在《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包容宽广的大型类书中，所辑录的关于牛的古典文献资料，就达六卷近千条，从《周易》、《礼记》到《诗经》、《山海经》；从《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到《搜神记》、《太平广记》；从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到李白、苏轼的诗词，处处都活跃着牛的身影。下面是从柳宗元的《牛赋》中摘取的一段：

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月，豆，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已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蹶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絨滕，或实俎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

这位生活在一千多年前著名文学家的《牛赋》既是一篇以牛喻人、意味隽永的寓言，又饱含着对牛的深情赞誉。“富穷饱饥，功用不有”、“利满天下，物无逾者”，和近现代中国人对牛的感受岂不是心心相印么？

放眼中国历史文化长廊，从田单以火牛攻燕到老子骑青牛传道，从骑牛放牧的古典诗画到“甘当老黄牛”的现代哲理，从牛郎织女的民间口头传说到牛魔王大战孙悟空的《西游记》故事，等等，这些事相组织起来，完全可以构成一部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大典。

写到这里，似乎离开了本篇序文所要评论的《苗族牛崇拜文化论》。恰恰相反，正是基于我对中国牛文化的上述粗略理解，我才更深切地认识到这部专著的特殊价值。

正如本书所告诉我们的，牛崇拜文化贯穿于苗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较之其他民族更鲜明突出，更有自己的特点。人们不仅十分尊重喜爱牛，以至于在过节时，用第一份糍粑祭祖宗之后，接下来就是用第二份糍粑喂牛，平时完全用对待亲人的态度来安排牛的生老病死，而且对牛的尊崇达到神圣化的地步——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以模仿牛的声音体态为美好吉祥的标志，以致于老人临终时最关心的不是有没有棺材，而是有没有水牯牛致祭。因为苗族最盛大的节日就是杀牛祭祖的“鼓社祭”。本书作者搜集了大量事实，从祖灵意象到生殖崇拜，从农业生产到音乐舞蹈和造型艺术，给予条分缕析，充分证实了牛崇拜在苗族文化中的突出地位，给人以深刻印象。

本书并不满足于罗列苗族牛崇拜的种种文化事相，作者还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剖析了这些文化事相的深沉内涵与成因。如书中写道：“蚩尤战败，子孙西迁，不曾带走中原的一粒沙、一根草、一片云彩，但却带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思念，带走了古老的殷商文化并把它保留在山的皱摺之中。”苗族的牛崇拜实为怀念先祖蚩尤的古老文化遗存，这是从历史的纵深处去追寻文化之根。作者还吸取了西方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的有关理论来破译这些文化之谜，如借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来阐释有关牛崇拜的文化象征意义，借用文化功能主义来阐释牛崇拜

对苗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积极功用等等。尽管这些破译是否合理,还有某些值得商榷之处,作者探幽索隐的努力却给人以宝贵启示。

本书作者是一位在黔东南苗族地区生活了几十年的苗族中年学者,他对本民族的牛崇拜文化有深切的感受,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在近10年中间特别是承担本课题以来,广采博收,殚精竭虑,用心把它作为一项民族文化之谜来破解。本书将鲜活而丰富的田野素材和前沿性理论阐释相结合,将牛崇拜这一单一文化事相置于普遍而深邃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上来解析,既旁征博引前人论述又自创新说,我以为在民族民间文化研究领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虽然就一般意义而言,苗族文化不过是中华民族文化园地⁵⁶一朵鲜花之一,可是对于按多元一体格局构成的中华民族来说,牛文化又有其特别意义。古人释《周易》卦象,以乾为马,以坤为牛,“坤象地而顺,故为牛也。”在中华文化元典中,牛是负载生养万物的大地即坤卦的象征,可见牛崇拜实为中华文化统一体的基因之一,其地位并不亚于人们交口称颂的龙文化。只是未引起近现代学人的重视与研究而不大彰显罢了。现在罗义群先生就发育最充分、保存最完整鲜活的苗族牛崇拜文化加以系统清理和深入阐释,其价值就不仅限于彰显苗族民间文化,而是对中华文化一个重要侧面的补充阐发了。因而这是一本值得向中华文化爱好者和广大读者推荐的好书,是一本对弘扬中华文化有启示作用的好书。

2005年1月4日甲申小寒

于武昌华中师大桂子山校园

(刘守华先生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主编)

作者自序

牛崇拜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牛都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但我敢断言,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牛崇拜会像苗族那样执着与痴迷。我一直在贵州苗族地区生活与工作,对此颇有感受。牛崇拜文化贯穿于苗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苗族的宗教、哲学、心理、思维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苗族老人临终时,最关心的不是棺材,而是有没有水牯牛致祭,直到儿孙们把牛绳放在他的手心上,他才安详地闭上双眼,走向另一个世界。苗族地区,七年、九年或十三年一遇的“鼓社祭”,是全宗族的节日,男女老少都要参加椎杀上百头水牯牛来祭祀祖宗。在他们看来,祖宗侍候好了,阴安阳乐,什么样的幸福不能得到?在清水江流域,苗家人的神龛、门楣常设置水牛角。这水牛角是祖宗的物化形式,它代表列祖列宗接受儿孙们的顶礼膜拜,并荫庇儿孙幸福、安康。台江、施秉一带,五月端阳龙舟竞渡。龙船头上长出一对大而宽的水牛角,十分雄伟、壮观。苗族龙牛不分,龙便是牛,牛就是龙,二者都能保佑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苗族是一个农耕民族,有此八个字,足矣!苗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挑花绣朵,其苗绣上有不少关于牛的图案,银饰上也镌刻着牛的造型。苗姑甚至把银角顶在自己的头上。这些图案与造型,有明显的巫术—宗教意蕴。它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其“所指”的含义是多子多孙,氏族兴旺。苗族是战神蚩尤的后裔,兵器多为牛角形。主帅调动军队的号也为牛角号。号声或高亢,或低徊;或急促,或悠扬;或豪迈,或悲壮,至今仍响彻在苗民的心坎上。

苗族的牛崇拜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由于中原逐鹿失

利，苗族先民丧失了政治与地理上的优势，没有参加周人的宗教改革，仍然继承了殷商的文化传统。苗汉文化原本就是同源之水，同根之木，只是到了《尧典》时期才开始分流与分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能在用汉文记载的典籍中窥探到苗族先民的影子。

儿时我体弱多病，父亲常跪在堂屋里的牛角下焚香化纸，为我祈求平安。我问父亲那牛是什么？他说是我们的祖宗。我说牛圈里的牛也是我们的祖宗？他说不是。我问为什么这头牛又是我们的祖宗呢？他答不上来了，问寨上的老人，他们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在书刊上一些苗族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说牛是苗族的图腾。是图腾，为什么苗族喜吃牛肉，而且在“鼓社祭”中，一夜之间要杀上百头的牛呢？又有人说，水牯牛是献给祖先的祭品。那么献给祖先的祭品为何又变成了祖先？人们回答不上来，只是前人兴后人跟，一代一代地往下沿袭罢了。

我有一位表哥，年纪比我大得多，可孩子很小。我问母亲，为什么他结婚这么晚？母亲回答说，不是他结婚晚，而是孩子来得晚，四十岁才生头胎，亏得祖宗保佑，不然龙家也就断了香火了。母亲说的祖宗保佑是指表哥家在“鼓社祭”时杀了头水牯牛来祭祖，表嫂精心制作了一件牛披风祈子，第二年果然如愿已偿。牛披风上是一幅蜡画，画的是什么？有这么灵验？为了满足好奇心，我特意去了一趟表哥家。表嫂从箱子底把牛披风拿出来。我看后啧啧赞叹，爱不释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所见到的最精美的蜡画，其构图也异常别致。主要以时间为序来结构作品，分为“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蜡画中的空间部分还是非物理性的。

“过去时”描绘表哥表嫂恋爱、结婚生子的全过程。意在表明他们是合法夫妻，儿女出生、成长，祖灵应当认可，并请锁住儿女的灵魂。

“现在时”描绘的是参与祭祖大典，向祖灵表达祈求子女顺利成长的愿望。

“将来时”描绘的内容纯属想象中的未来。祭礼完毕后，儿子的灵

魂被安置在阁楼上。有锁纹将孩子的灵魂锁住,以免走失;有老祖母蝴蝶妈妈荫庇;还有一对小狗牢牢地把守着大门。祈望生子,并快长快大,这样的宗教理念实在是再明白不过了。

表嫂一字不识,汉语都讲得不甚流畅,但她制作的牛披风却是如此之精美。一个村妇居然成了艺术家!我百思不得其解。由此悟出一个道理,苗族牛崇拜文化不是能用简单的“落后”、“迷信”四个字所能概括的。苗族牛崇拜文化历史悠久,内涵深厚,具有高超的智慧和宏伟的气度,是一座含金量很高的金矿。我决心借用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理论工具将其挖掘与开采……

这项工作是从1996年3月开始的。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我阅读了大量的文献与资料,做了近10万字的读书札记。试图应用思维学、比较学、逻辑学、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美学、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理论,对苗族的牛崇拜文化现象进行解剖与透视。我把那些混混沌沌、迷迷朦朦、虚无缥缈的文化谜团拿来揣摩、破译、阐释与解读,终于悟出一个道理:苗族牛崇拜文化主要使用宗教—神话思维模式,属于另外一种逻辑范畴。若用他民族的思维模式来评判苗族文化,自然会得出“落后”与“迷信”的结论。至于西方的一些人类学家将其称为“野蛮人”的思维,那就更加大谬特谬了。殊不知,“野蛮人”与“文明人”身上共有的“人类思维”的那种明确形式,是不分时间、地点和历史为我们所共有的。只不过是“文明”的头脑旨在通过“艺术”或“哲学”来进行调和,而“野蛮人”的头脑则企图通过宗教—神话来达此目的,只是殊途同归而已,不存在“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分野。

为此,我颇感欣慰,为苗族及其他落后民族有如此智慧的头脑而感到自豪,也为那些混混沌沌,迷迷朦朦,虚无缥缈的文化找到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逻辑链而感到自豪。

但我不胜惶恐之至:我所建构的逻辑链,人们能够接受么?是否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般的狂妄?因此,当我的笑纹刚从嘴角漾开的时候,我便将其紧紧地收敛了。

甚望博学之士教正。
是为序。

罗义群

2005年4月18日于凯里

目 录

引论	(1)
(一)牛崇拜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1)
(二)苗族牛崇拜文化的表现.....	(4)
(三)苗族先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	(6)
(四)周人改革宗教远离了殷商文化.....	(12)
(五)《尧典》——苗汉文化的分野.....	(14)
(六)苗族鹿角纹样的文化阐释.....	(20)
(七)研究牛崇拜文化的逻辑基点.....	(23)
一、牛崇拜不是图腾崇拜	(25)
(一)牛是苗族的图腾吗.....	(25)
(二)图腾的特征.....	(27)
(三)图腾的深层意义.....	(34)
(四)牛崇拜不是图腾崇拜.....	(39)
二、苗族“鼓社祭”的凝聚机制	(41)
(一)苗族“鼓社祭”简介.....	(41)
(二)苗族“鼓社祭”的功能.....	(47)
(三)苗族“鼓社祭”的凝聚机制.....	(51)
三、牛崇拜的祖灵意象	(57)
(一)饕餮纹与苗族始祖蚩尤.....	(57)

(二)祭品的逻辑与象征意义.....	(68)
(三)献给祖先的祭品为何变成了祖先.....	(71)
(四)木鼓崇拜是牛崇拜的变异.....	(77)
四、牛崇拜的生殖意象.....	(82)
(一)生殖崇拜的演变过程.....	(82)
(二)牛崇拜的生殖意象.....	(87)
(三)吃牛肉的文化逻辑.....	(92)
五、牛崇拜的农业意象.....	(97)
(一)苗族龙崇拜.....	(97)
(二)苗族牛崇拜与龙崇拜的关系.....	(104)
(三)苗族牛崇拜的农业意象.....	(109)
六、牛崇拜与造型艺术.....	(113)
(一)牛崇拜与人体装饰.....	(113)
(二)牛崇拜的巫术艺术审美特征.....	(125)
(三)牛披风的巫术—宗教理念.....	(134)
七、苗族牛崇拜与歌谣.....	(138)
(一)《屈赋·九歌》源于椎牛巫歌.....	(138)
(二)巫歌的宗教—神话思维特征.....	(144)
(三)角色化的诗化叙事结构.....	(147)
八、苗族牛崇拜与舞蹈.....	(151)
(一)牛崇拜舞蹈的内容.....	(151)
(二)牛崇拜舞蹈的原始审美情感.....	(159)
(三)苗族丧祭舞蹈语汇的文化解读.....	(167)

九、苗族牛崇拜与戏剧	(172)
(一)“鼓社祭”的戏剧特征	(172)
(二)牛崇拜戏剧中的“崇高”	(177)
(三)牛崇拜戏剧中的“滑稽”	(179)
(四)牛崇拜戏剧的本质意义	(181)
十、牛角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意义	(185)
(一)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概述	(185)
(二)苗族宗教的时空观念	(190)
(三)苗族牛角的符号学意义	(193)
附录 1 古老而神秘的杀牛祭祖 ——黔东南加鸠苗族吃牯脏活动纪实	谭继尧(202)
附录 2 苗族的祭祖节	吴通发(221)
附录 3 试论苗族椎牛的若干特点	张应和(236)
附录 4 参考文献	(246)
后记	(248)

引 论

(一) 牛崇拜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牛崇拜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牛都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西班牙人将牛作为勇敢的象征,凡与牛斗,胜者被视为英雄,在那里,每年举行一次斗牛活动,以此选拔英雄。这类英雄可以说比牛还牛,说到底是一种因牛崇拜所引发的英雄崇拜。在法国有角牛的传统,在 19 世纪尤为盛行,几乎社会各个阶层都喜欢,于是在艺术上出现了不少以牛为题材的作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角牛》。在美国,牛象征力量,在体育与竞技运动中,有不少球队以牛来命名,如:公牛队、小牛队等。运动员喜欢在球衣上印上牛头形图案,篮球场中央也绘饰着牛头造型。在我国,许多民族都有关于牛崇拜的种种习俗与传说,而且历史都非常悠久。

我国牛崇拜文化的产生大约始于原始社会,发展于奴隶社会,因为在这两个社会阶段,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科学知识极为贫乏。人们普遍存在着图腾崇拜、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牛是自然界的产物,亦是自然界的生物之一,在原始宗教观念的支配下,把牛当作神来崇拜就顺理成章了。

牛很早就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助手。《吕氏春秋·古乐篇》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早在三皇时代,牛就和音乐、舞蹈、诗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考古发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除了属于经过长期人工培养的稻谷品种外还有大量的水牛骨骼和骨相。而且耜是原始农业确立的重要标志:我们的先祖结束“野蛮时代”